

龙潭虎穴里的秘密战斗

〔苏联〕玛·科列斯尼柯娃
米·科列斯尼柯夫

著

方 晔 译



华夏出版社

龙潭虎穴里的秘密战斗

〔苏〕玛·科列斯尼柯娃 著
米·科列斯尼柯夫
方 晔 译

华夏出版社

1988年·北京

龙潭虎穴里的秘密战斗

〔苏〕 玛·科列斯尼柯娃 著
米·科列斯尼柯夫
方 晔 译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前进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375印张 262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200册
ISBN7—80053—135—X/I·046
书号: 10484·046 定价: 2.10元

DA 51 / 25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苏联侦察员左尔格的事迹为蓝本，写成的长篇纪实小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西方称为“二十世纪最大间谍之一”的左尔格，被派往东京。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深谋熟虑的计划，从1933年到1941年，领导自己的间谍小组“拉姆扎”，就象一把锐利的匕首，一直插入德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日本政府的上层，在猎取大量绝密情报的同时，影响着德国和日本政府的决策，拖延了德日结盟，致日本未敢贸然进攻苏联，使苏联得以调集远东兵力对付德寇。

小说内容丰富，情节惊险跌宕。它对当时德、日、苏三国错综复杂的外交斗争的描述，对国际形势和德、日两国上层矛盾斗争的深刻分析，对左尔格的成长和“拉姆扎”间谍小组的活动，以及对日本风土人情的绘声绘色的描写，无疑将会深深地吸引着读者，特别是从事外交工作、侦察和反间谍工作的读者。

译者的话

长篇小说《龙潭虎穴里的秘密战斗》(原名《里哈尔德·左尔格的生平和不朽业绩》)是一本传记体小说,由莫斯科“军事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它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国际间谍小组“拉姆扎”,在东京日本上层人物中长期进行艰苦卓绝的秘密战斗的故事。“拉姆扎”小组的领导人是以前德国《法兰克福报》、《柏林信使报》驻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苏联谍报人员、经济学家、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里哈尔德·左尔格。同他并肩战斗的有近卫文麿首相的顾问、私人秘书尾崎秀实、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记者勃兰科·武凯利奇、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以及画家宫城四德、日本姑娘石井花子等人。

左尔格于1933年9月抵日本。当时正值希特勒上台执政,大搞法西斯统治,叫嚣要向东方寻求“生存空间”,而日本军阀则积极策划侵华战争,妄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覬覦苏联的时期。苏联受到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军事威胁,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或推迟德日结盟,以免腹背受敌,并且必须搞清它们的侵略计划,以便决策。这便是左尔格赴日所肩负的使命。

左尔格以其谍报人员特有的聪明才智,通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一步步赢得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森、武官奥特(后继任大使)等人的信任,同时在德国报刊上发表迎合日本军国主

义分子口味的文章，博得了日本掌权政客、军阀、财团首脑的好感，在新闻界广泛结交以扩大消息来源。他甚至成为奥特大使的“亲信”，有权涉猎来自柏林的绝密文电。与此同时，左尔格在上海任职时的旧友、日本记者尾崎秀实，以其中国通的名声博得了近卫公爵的青睐，被委任为近卫的顾问和私人秘书，逐渐取得了出席枢密院会议和其他高级会议的资格，从而获得了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许多第一手材料。左尔格和尾崎互相配合，分别在各自的岗位上通过奥特大使和近卫首相影响德国和日本的决策，大大推迟了德日结盟，使日本未敢冒然将侵略矛头指向北方的苏联，使苏联得以调集远东地区的兵力集中对付西线的德寇，从而使战局发生了决定性变化。

左尔格领导的“拉姆扎”小组象一把锐利的匕首，从1933年插到敌人上层，一直到1941年被破获为止。被西方称为“二十世纪最大间谍之一”的左尔格，为反对德日法西斯，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而献出了生命。

本书是一部传记体小说，可读性很强。它不仅详细生动、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左尔格的谍报活动，还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无限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左尔格的成长过程，并且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深刻分析了当时日、德、苏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以及美、英、法等国对该时期国际局势的不同态度。本书的丰富内容、“起伏跌宕的情节、对尖锐的外交斗争的生动叙述、对国际形势和德、日上层矛盾斗争的深刻分析，以及对绚丽多彩的日本风土人情的大量描写，都将深深地吸引着读者，特别是将引起从事外交工作、从事侦察和反侦察工作的读者的浓厚兴趣。

译者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在一些专用名词和与日本风土人情有关的某些名词的译法方面，得到了武亚朋同志的热情协助，没有他的帮助，我简直不敢设想该如何处理那数百个译名；范秀英同志和施元辉同志也分别提供了很多帮助，特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方 晔

1987年1月末

目 录

前往大和国的危险途程·····	(1)
左尔格在寻找助手·····	(30)
尾崎和宫城·····	(64)
左尔格在研究日本·····	(82)
欧根·奥特之谜和秘密·····	(96)
尾崎的成功·····	(130)
艰难的界限·····	(147)
东京街头的枪声·····	(180)
近卫上台·····	(211)
局势的主人·····	(242)
在“奇怪”战争的日子里·····	(264)
“拉姆扎”的胜利·····	(276)
你永垂不朽·····	(302)
苏联侦察机关的骑士·····	(309)

前往大和国的危险途程

舱壁均匀地上下起伏，遮在床铺上的深红色天鹅绒床罩飘来摆去，闷热得太阳穴酸痛，衣服蒙上薄薄一层盐霜。

通过紧闭的舷窗，左尔格看到一片暗得近乎发黑的洋面——象是一片汹涌澎湃、泡沫遍地的沙漠。在水平线的边缘处升起巨浪；从远处看来完全是无害的巨浪，它们在眼前变大，化为一排排暗蓝色的山脊，涌近舷边，轰然一声坍塌在上甲板上。

台风已经狂吼第三个昼夜了，它在南方很远的什么地方，几乎是在爪哇群岛附近出现以后，在太平洋上疾驰，一路上把小船掀翻击沉，接着向北急转直下，横在从温哥华驶往横滨的轮船的航线上。不准旅客到上甲板去。

左尔格少年时代写过诗。对于比喻思维的习惯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所以他此刻怀着一种轻松的揶揄心情想道，这场被冠以温柔的女人名字——贝蒂的狂暴台风，可能是在日本等待他的那件事的独特序幕。

一望无垠的，被狂飙搅得一片浑浊的水域，漫长的数百海里，虽然把他同整个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绝开来，他仿佛被焊在这小小的钢铁船舱里边，终归还是有一种模糊的惊慌不安的感觉萦绕在他心头。横滨港上等待他的是什么呢？是手铐，是监狱？……

……该死的希尔格！在这个显然是纳粹间谍的希尔格出

现以前，一切都很顺利……他是怎样仔细打量左尔格面孔的啊！

“我在莫斯科见过您，左尔格博士！就在不太久以前，也就是三四个月以前吧……在大剧院。”

当时只是沉着镇定才拯救了里哈尔德。

象玻璃一样透明的蓝色巨块在眼前不断升起，把庞大的轮船撞击得左摇右摆，手提箱从船舱的一个角落滚到另一个角落，但左尔格却一无所见。

他在竭力回忆柏林最后一夜的全部细节。

是的，他在柏林的事情办妥了，取得了日本之行所需的全部证件。两个身居高位的纳粹分子——瓦尔特·丰克和卡尔·伯梅尔——帮他站稳了脚跟。左尔格同丰克还是在法西斯分子上台之前通过信件往来结识的。当时，丰克领导着德国财阀的刊物《柏林交易所日报》，左尔格在中国写的通讯有的寄给这家报纸。丰克对中国的异域情调不大感兴趣，他需要的是从驻上海的记者手中能得到关于中国经济生活的情报，并且从左尔格手中得到了这种情报。正因为如此，他才记住了里哈尔德·左尔格。他俩经常象老熟人那样见面。不，丰克已经不再编辑《柏林交易所日报》了，虽然还在继续支持它。他当上了希特勒的经济顾问，领导着经济新闻局，成了若干垄断组织在纳粹党领导机关内的代言人。这些垄断组织中有实力雄厚的康采恩“伊·格·法本工业公司”。

他的身材又矮又胖，长着一颗大秃头，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看上去是个毫无恶意的人。但左尔格却马上感觉到他在死死抓着自己。

“您将代表《柏林交易所日报》常驻东京，”他严厉地对里哈尔德说道，“我来操办这件事。我们需要关于日本的情报。不要什么廉价的异国风土人情，要的是：日本人的情绪、他们对同我国结盟的态度、经济、金融、武装力量、它们在内政外交中的作用、同美英的关系……”

全都表达得准确无误，里哈尔德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因为他这个人本身没有引起丰克的兴趣；希特勒的经济顾问需要的是一个关于日本的非官方情报来源。丰克会热心替左尔格张罗，会保证让他进入冯·牛赖特的外交部、戈培尔的宣传部的。果然如此：丰克把左尔格介绍给了新闻司司长卡尔·伯梅尔。

伯梅尔被认为是戈培尔的左右手。起码是伯梅尔本人在千方百计让外国记者和德国记者相信这一看法。左尔格一下子就看透了他那模糊不定的性格：好吹牛，爱饶舌，两杯酒下肚就能把他接触到的任何国家机密都泄露出来。丰克、伯梅尔，以及他们那些纳粹战友，都刚刚上台，正处于一种特殊的感情冲动状态之中。他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在世界舆论眼中显得举足轻重，因此，在戈培尔的部和里宾特洛甫的“局”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对新闻界代表的影响的真正斗争。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两个人订于同一天的同一钟点在各自的部里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们不知参加哪个是好，于是想出了一下子参加两个记者招待会的鬼主意。

左尔格也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他既要依赖里宾特洛甫的“局”这个法西斯党的专门对外政策组织，又要依赖戈培尔的部。卡尔·伯梅尔建议说：把您的好感等分为二，für alle Fälle（以防万一）吧。

左尔格把“丰富的”中国纪念品带到柏林：“明瓷”的和翡翠的花瓶，古老珍贵的“国粹”式版画，象牙和青铜小雕像，彩绘的食盘，绘在绢上的画卷，红漆雕刻的小玩艺，甚至还有万里长城上的石头。他把这一切都慷慨地分赠给两个部的官员们。他还通过那个伯梅尔把最贵重的礼物转赠给戈培尔、里宾特洛甫、伯勒和丰克。里哈尔德知道：法西斯大员是贪图各种馈赠的。礼品中也有赠给他们妻子的漂亮扇子、红漆托盘。

他尽力让这些人确信：左尔格博士是刚从上海返回祖国，来表明自己效忠于新政府的。但是他又急于重返远东，前往日本，因为他决定将一生献给对远东国家的研究，研究它们的经济、政治——他是个热心人，应该千方百计支持他，因为左尔格博士按所受的教育来说是一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当年在汉堡大学答辩的论文题目是《德国消费联合组织中央协会的帝国税率》），他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希特勒分子力图使之成为盟国的日本的实质。对于他们来说，大和国目前还是一个“自在之物”，来自日本的情报很贫乏，实际上没有关于日本经济的严肃作品。

左尔格明白这一切，并竭力把自己表现为深刻了解远东国家的人，而且这也无须特别努力，因为在中国生活的三年中，他深入研究过这些国家。

卡尔·伯梅尔是个耽于幻想的人，不可思议的、神秘的一切都吸引着他，因此他紧紧抓住里哈尔德，硬让他一连几个小时地讲述中国人的性格和风俗，讲述宝塔、天坛、万里长城。左尔格能流利地说汉语和日语。伯梅尔觉得这几乎是个奇迹。因为左尔格博士也能同样流畅地讲英语、法语、瑞

典语以及另外几种语言。

左尔格同伯梅尔和他的记者朋友们进出各大餐厅，慷慨解囊款待他们。有一次，伯梅尔带着一副神秘的样子说：

“你去过阿洛伊斯的酒吧间吗？”

“它有什么出色之处？”

“它是希特勒的兄弟阿洛伊斯开设的。元首对他的兄弟恨得不行，却又毫无办法。阿洛伊斯因为盗窃而被几次判过刑。这是绝密的……”

伯梅尔无论说什么都是“绝密的”。

他们来到柏林郊区，来到元首的兄弟买卖巴伐利亚啤酒和烧酒的地方。

微有醉意的伯梅尔兴致勃勃地随着左尔格唱起日本的音节字母表歌《伊洛哈》：

伊—洛—哈 尼—沃—维—托，济利努鲁 沃。

瓦卡 诺 塔列 索 祖涅 纳拉蒙？

乌—维 诺 奥苦 雅马 凯夫 柯依耶特，

阿萨吉 尤麦米希，艾菲依 莫 塞苏。

这些话翻译过来很有哲理意味，它甚至引起了伯梅尔的伤感：

色彩转淡，芳香消散。

有什么能牢固地永存人间？

白昼沉没在生活深处，

仿佛是僵化思想的模糊闪念。

“这不是字母表歌，而是哲人的名言嘛！”他赞叹道。

“这用俄语说可要简单得多：阿兹、布基、维吉^①……”同他们在一起的弗里德里希·济堡说。他是德国垄断组织新闻界的头面人物，一个身体结实、举止稳重、模样敦厚的男人。“我曾经路过俄国，了解它。左尔格博士，您从来没到过莫斯科吧？‘您生火（活）好吗？’‘还克（可）以。’‘德国人性情泼辣，买了一匹骂（马），没有尾巴。运走了妹（麦）子，骂（马）儿用不着啦。’”

他放纵地哈哈笑着。他的快活感染了别人。弗里德里希·济堡曾任德国最大的报纸《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

“我在《柏林交易所日报》上读过您在上海写的一些短评，”他以庇护的语气说道。“写得不坏。将来您会成为一名有价值的国际问题报人的。您有魄力，善于深入现象的本质。您是社会学家，左尔格博士，也是经济学家。人们把我称为修辞家，这对记者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赞誉。不过，并非人人都明白文风是什么。报人的文风，就是他征服读者的毅力。您的文风是刚毅的，认真的。我真心羡慕您。在我们的时代，用花言巧语感召不了任何人。语言谨慎要高于雄辩——培根当年这样说过。您要努力在东京表现一番，我要竭力让《法兰克福日报》的编辑们对您这位人物产生兴趣。这可是国际舞台，是荣誉啊……”

全世界都很熟悉弗里德里希·济堡的名字。苏联也知道他。1928年5月，左尔格在苏联看见过他。当时，济堡正出发去北极，目的是乘坐“冯雷金号”破冰船，去参加寻找和营救意大利北极探险队。在英勇的冰层上远征和营救了八名意大利人之后，济堡写过许多关于苏联极地考察人员的文

① 俄文字母表前三个字母的读音。

章，对于他们的勇敢以及飞行员楚赫诺夫斯基无与伦比的大无畏精神倍加赞扬。这是记者济堡的出名时期。如今，他却转而为纳粹分子效劳了，成了他们的刀笔吏，象人们说的那样，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他俩若是在另一个国度里相遇，左尔格当然不会向他伸出手，反而会背转过身去的，但在柏林这里，却不得不亲热地微笑着，佯装赞赏他这位修辞家的天才。法西斯修辞家……得到济堡的庇护大有作用。要设法让这头纳粹蠢猪为自己干事……

根据那个伯梅尔的建议，左尔格从柏林临行之前，在新闻俱乐部为记者和外交部、宣传部的官员举行了告别晚宴。伯梅尔帮助拟定了客人名单。希尔格就是他提议邀请的。里宾特洛甫的这位宠儿可轻视不得，会用得着的。里哈尔德无所谓。他不认识希尔格。虽然这个姓氏好象熟悉。

当戈培尔、丰克、伯勒（他领导着居住在国外的纳粹党人）等人“不拘礼节地”来到“壁炉旁”相会时，左尔格感到有些惊讶。他们都身穿黑色服装，袖子上缀着“卐”字形党徽。他们以希特勒式的礼节互相问候：平伸右臂，按照普鲁士的方式把头猛然一点。左尔格觉得，仿佛这一切都发生在谰妄之中。这些先生们如果知道自己是光临什么人的宴席的话，那就有意思了！餐桌首位坐着苏联侦察员，亲切地微笑着；右首是纳粹政府的宣传部长；左首是希特勒的私人经济顾问；稍远些是面色阴沉的地理政治学家、退役少将卡尔·霍斯霍弗。丰克、戈培尔、伯勒、济堡、伯梅尔——这是一把极其精美的花束，他们在希特勒办公室的沙发上都有一席“优遇”的位置。据说，希特勒已经迁居到俾斯麦过去生活和工作过的宫廷中。

由于身材矮小而被说话俏皮的人称作“面包渣”的戈培尔默默地坐着。他只有一次问过左尔格，他对日本的“满洲国经济发展计划”如何评价。宣传部长的话语声调亲切、柔和而委婉。他注意地听着，没有打断左尔格的话。看样子，他对左尔格的回答是满意的，因为他撇开嘲讽的大嘴微微一笑说：

“我们应该争取德日的互相谅解，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比希特勒年轻五岁。颇有醉意的卡尔·伯梅尔曾经对里哈尔德说过，戈培尔也比希特勒聪明五倍。戈培尔在谈话时总要强调自己是哲学博士。肥胖的戈林感到羡慕，也想当哲学博士，于是给自己授予了这个称号。

丰克在同霍斯霍弗将军谈话。有片言只语送到里哈尔德耳中：

“想想看吧，英国在中国的投资额占第一位！……几乎有15亿美元……可咱们呢？……”

“我看，对我国实业家来说，中国是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市场……不过，这会同日本人发生冲突。”

希尔格就是这时到来的。他在门口就盯住了左尔格的脸。他正了正尖鼻子上的夹鼻眼镜，对着全厅喊道：

“我好象没有搞错——咱们在莫斯科见过，左尔格博士！三四个月以前。大剧院。‘乔——乔——桑’。您带着一位太太。是她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是个讨好太太们的人嘛。”

里哈尔德浑身一抖。大剧院，“乔——乔——桑”，卡嘉……这个希尔格对容貌真有极好的记忆力。当时左尔格刚同卡嘉结婚，决定到大剧院看戏来庆祝这件事……

人们都静了下来，把头转向里哈尔德。左尔格到过莫斯科？！

“希尔格是一位了不起的俄国通，”卡尔·伯梅尔解释道。“博士，假如您懂俄语——我不怀疑这一点——那么，您会发现我们这位朋友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交谈者，因为他讲俄语讲得同母语一样好。他是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馆中无可顶替的经济问题顾问。”

“非常高兴同您相识，希尔格博士，”左尔格极力控制着自己，彬彬有礼地说，“遗憾的是我在俄语上还没有成绩。不过我倒是向往到莫斯科去：想摸一摸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经济脉搏——看看它的成就是否象报纸吹嘘的那样巨大。而且，不久前，三四个月以前我从上海抽身回国的时候，您忠实的仆人曾经打算途经整个西伯利亚的。不过，唉，没有得到准许。我不得不给我国驻莫斯科大使狄克森先生拍了一份电报。没有得到答复。”

“这不难理解！”希尔格高声说。“狄克森早在2月份就被召回了祖国。听说他要到东京担任大使去了。”

由于事出突然，里哈尔德屏住了呼吸：狄克森要担任驻东京大使！益发不轻松了。狄克森大使在莫斯科任职期间大概两耳灌满了关于他左尔格的情况了吧？德国大使馆的间谍们不止一次钻进过里哈尔德一度领导过的德国共产党人俱乐部。他觉得，一个无形的敌人目前在象棋盘上走了两步，想要把他逼到角上。

“您在东京将经常同赫伯特·冯·狄克森见面。他是个极好的人，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希尔格说道。“不过，我仍然不能摆脱我同您见过面的印象。”他那被夹鼻眼镜放大的、烟灰色的冷漠眼睛，又一次寻根究底地盯住左尔格的脸。